



土族（蒙古尔） 源流考

李克郁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土族 (蒙古尔)

源流考

江苏业学院图书馆

李克郁 著 章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2·西宁

K283.1

1

(青)新登字01号

土族(蒙古尔)源流考

李克郁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3 字数: 14.5万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25-00587-1/K·54 定价: 4.10元

120757

本书所用标音符号
与汉语拼音字母对照表

本书所用符号	汉语拼音字母	本书所用符号	汉语拼音字母	本书所用符号	汉语拼音字母
a	a	j	j	s	s
b	b	k	k	t	t
c	c	l	l	u	u
d	d	m	m	w	w
e	ie	n	n	x	x
f	f	o	o	y	y
g	g	p	p	z	z
h	h	q	q		
i	i	r	r		*

* 本书之zh, ch, sh, ng与汉语拼音字母一致。gh为国际音标的(G)。

FOOB / 08

前 言

土族（蒙古尔）^①是我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中的一个成员。蒙古尔人的祖先们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伟大祖国的疆域里，他们以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精神战天斗地，开拓前进。他们具有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视死如归的英勇斗争谱写了蒙古尔可歌可泣的历史。他们与临近的各民族人民如同兄弟一般和睦相处，在共同开拓青海地区，捍卫西陲山河，在创造祖国的光辉历史与灿烂文化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深深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人口很少，又没有书面语言的这样一个弱小民族，在千百年严峻的历史风云中能够繁衍生息，并保留其固有的民族特征，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蒙古尔人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文明程度，是与他那朴实大方，开朗豁达，好学上进和不甘示弱的民族性格有其天然联系的。

一个民族只有懂得自己的光辉历史，才能焕发全民族的无限激情和自豪感，才能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性格、优秀文化，才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里，振奋精神，施展聪明才智，用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谱写出崭新的历史篇章，从而将社会不断地推向前进。

任何一个先进民族不可能不懂得自己的历史。每一个蒙古

尔人不仅应当懂得自己的祖先们是怎样前仆后继，披荆斩棘走过来的，更应当懂得现今的蒙古尔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该如何继承和弘扬自己的优秀文化，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干，加速本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不断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进而跻身先进民族行列。

可是，使我们万分遗憾的是蒙古尔人还没有一部历史。蒙古尔人的历史渊源问题仍处在讨论之中。就诸多问题的讨论情况看，一些问题尚未触及，一些问题若明若暗，另一些问题的研究则十分明显地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因之，时至今日，蒙古尔人仍在期望着一部蒙古尔史书问世。

关于蒙古尔人的族源问题，在学术界颇有分歧，当前的主要争论焦点表现在吐谷浑说和蒙古说(含阴山鞑鞑和土达说)两种观点的争论上面。这是因为有的学者曾长期在蒙古尔人中间生活过，对他们有较多的了解，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有的学者——哪怕是走马观花也好——曾深入到蒙古尔人中间进行过实地调查，占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资料；有的学者则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研究停留在推理性研究的阶段上，言则大讲吐谷浑历史，其实这与蒙古尔毫无关系，他们对蒙古尔人显得那样地陌生！同时，涉及蒙古尔族源的一些文章的作者们所从事的专业非常不同，他们中有的从事历史学，有的从事语言学，有的从事文学，有的则从事政务工作。由于所从事专业的不同，遇到的问题也就不同，他们各自透过自己专业的某种现象，孤立地从一个小侧面对个别现象作出了推理性说明，如有人说蒙古尔习俗中残留的“兄亡妻嫂”现象是吐谷浑旧俗，得出蒙古尔为吐谷浑后裔的结论，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当然，还

有一些毫无真凭实据，人云亦云或假造事实的东西，如蒙古尔人自称“土昆”的说法就是无中生有，是一个典型的假造事实的实例，它干扰了蒙古尔族源的研究进程。所有这些都是造成观点分歧的主要原因。其次，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不少研究者对蒙古尔人并不很了解或根本不了解所致。

拙著的作者从1955年起从事蒙古尔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曾先后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其后又多次进行补充调查。1967年以后，又利用在蒙古尔地区工作之便，对原有材料又进行了全面核实和补充，走访了原先没有调查过的地方，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加之作者出生在蒙古尔家庭，从小生活在蒙古尔的生活环境中，所见所闻亦不少，这一切使我对蒙古尔人的社会及其语言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它的历史渊源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那末，研究蒙古尔人的族源，从何处入手才对？这是个关键性问题。斯大林曾经有过一句马列主义的精彩名言：“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②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我们只要遵循这条原理，在研究中必将获得巨大的成功。既然研究语言不能脱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及其历史，那末，反之研究民族的历史也就不能脱离该民族的语言，因为语言绝不是某一时代的产物，而是人们社会一切时代的产物，由该民族的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使用，又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毫无疑问，语言是民族学的最显著的标志。鉴于此，拙著的作者从蒙古尔语言的研究入手，试图以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的结合来剖析蒙古尔人的社会，从中探索蒙古尔人的历史渊源。这

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坚信它将会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蒙古尔人的兴趣。

蒙古尔人在全国有十九万余人，他们居住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省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和永登等地区。西宁市有千余人，其它州、县也有少量散居。

蒙古尔人的自称与国内蒙古族完全相同，学术界把蒙古尔标音为 *monggor* 是出于与蒙古民族区分之需要。在通常情况下，互助、大通、天祝、乐都的称自己为蒙古尔 (*monggol*)，民和称自己作忙古^③，只是在蒙古尔人和蒙古人同一场合时，为了区别起见，蒙古尔人自称是察罕蒙古尔 (*qagaan monggol*，意为白蒙古尔。注意，此处无丝毫褒意)，称蒙古人为哈拉蒙古尔 (*hara monggol*，意为黑蒙古尔。注意，此处毫无贬意)。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子沟 (*Fulaan nara*) 的蒙古尔人又自称是蒙古尔中的克尔伦 (*Kerlong kun*，意为怯绿连) 人。根据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3年的调查材料看，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蒙古尔人也自称克尔伦人。年都乎几位老人在座谈时说：“我们是从东方尖卜落来这里守边的，或者说从东方卡陇(即怯绿连的方音)来这里守边的。”^④藏族称蒙古尔人为“霍尔”或“达尔达”(*dolda*)。达尔达这一名称在过去有达拉特、达勒达、达达、鞑鞑、多尔斗等多种音译。浩门河沿岸的居民称蒙古尔人为白达或白达番。青海汉族则称蒙古尔人为土达、土人、土民。1952年，国家识别民族成份时，确定蒙古尔人为土族。

蒙古尔人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如果说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的语言是蒙古人的纯

洁的处女语言的话，那末，现代蒙古尔人的语言与《秘史》语言非常接近，在许多方面简直无法区分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说它是用蒙古尔语写成的并不过分。除此，蒙古尔语同黄河南岸的东乡语（桑塔语）、保安语和张掖地区的裕固语（东部裕固语）十分相似，他们之间几乎可以通话，语音、词汇、语法基本一致，显露出他们历史渊源上的某种极为密切的关系。

由于蒙古尔人大分散小聚居，所以在多民族的青海高原上，形成了许多很难相互往来的孤乡僻土，其语言内部明显地形成了互助方言（操这个方言的人约有十一万）；民和方言（操这个方言的人约有三万）；同仁方言（操这个方言的人约有六千人）。同仁县的蒙古尔人和甘肃大河家的保安人讲着非常相似的语言，故语言学家们是把蒙古尔同仁方言作为保安语进行研究的。根据调查资料，现居住在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保安人，原住在青海省同仁县保安镇内外，同治二至四年集体迁到今积石山县，难怪同仁蒙古尔人和积石山保安人操同一种语言。保安族的名称也与保安镇有关。

蒙古尔人虽然有自己独立的民族语言，但没有民族文字。解放后，蒙古尔人要求创造民族文字，但由于民族语文战线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创制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拉丁文式蒙古尔文字，从而结束了有语言无文字的历史，全体蒙古尔人为之欢欣鼓舞。

各地蒙古尔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事少量畜牧业。民和三川地区，土地平坦而肥沃，引黄河水灌溉，气候也温和，故园艺业比较发展。互助地处祁连山南麓，有川有山，冬暖夏凉，可耕可牧，其北山有宽广的森林地带，林中有珍禽异兽，珍贵

药材。

蒙古尔人的原始宗教是“孛”（bo，即萨满），后转信佛教（喇嘛教），但“孛”作为原始宗教，依然存在于民间。著名的喇嘛教寺院佑宁寺（亦称郭隆寺）就是蒙古尔人的寺院，号称湟北诸寺之母。寺中喇嘛全为蒙古尔人，在蒙藏地区享有盛名，对藏族文化有过卓越贡献的蒙古尔喇嘛章嘉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松布呼图克图就出在佑宁寺。

笔者多年以来，经过对蒙古尔社会历史及语言等方面全方位的研究之后，爽然地认为，现今的蒙古尔人就是不同时期来到河湟及浩门河流域定居的蒙古人。他们到这里以后，在民族混杂的环境中经历了好几个朝代的更替，除保留大量蒙古民族特征的同时，获得了唯独他们自己有一些新的特征。这种情况是在情理之中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几经考虑，拙著以《土族（蒙古尔）源流考》名之，一则“蒙古尔”是土族的自称，有命从主人之意，二则可以表达笔者的基本观点。

不少同志认为，要拨开浓罩在蒙古尔历史上的云雾，难度相当大，艰巨而又艰巨。但是“难”并不可怕，只要持之以恒，不间断地研究下去，一部更加完整，更加系统的蒙古尔历史必将问世。

著者：李克郁

一九九〇年九月

目 录

前言	(1)
壹 蒙古尔社会历史若干问题的研究	(1)
一、蒙古尔人的分布	(1)
(一) 明清时期蒙古尔人的分布	(1)
(二) 解放前夕蒙古尔人的分布	(2)
(三) 新中国蒙古尔人口的增长	(5)
二、蒙古尔族源研究情况概述	(7)
(一) 吐谷浑说	(7)
(二) 蒙古说	(10)
(三) 沙陀突厥说	(10)
三、蒙古尔为吐谷浑说的质疑	(11)
(一) 蒙古尔为吐谷浑的传说	(12)
(二) 吐谷浑国的建立到亡国—美化	(14)
(三) “吐”当“土”是张冠李戴	(16)
(四) 吐谷浑语和蒙古尔语	(20)
(五) 蒙古尔李土司族属问题	(22)
(六) 纳嫂婚非吐谷浑独家之俗	(27)
四、蒙古尔源于蒙古之传说	(29)
(一) 我们来自东北胡斯井	(29)

(二) 我们来自阿拉善	(30)
(三) 我们来自甘州马蹄寺	(30)
(四) 我们来自克尔伦 (怯绿连)	(31)
(五) 我们祖先原为夷人	(33)
五、 蒙古尔民族族称辨析	(34)
(一) 土昆	(35)
(二) 土户家	(36)
(三) 土人	(37)
(四) 达尔达	(39)
(五) 白达、白达番	(40)
(六) 霍尔	(41)
(七) 蒙古尔	(44)
(八) 察罕蒙古尔	(45)
(九) 克尔伦 (怯绿连)	(46)
六、 河湟流域同语族民族的族称和	
蒙古尔的关系	(47)
(一) 桑塔	(47)
(二) 恩格尔或安哥尔	(50)
(三) 保安	(52)
七、 蒙古尔人的语言	(54)
(一) 研究语言对识别族源的意义	(54)
(二) 蒙古尔语的研究情况	(56)
(三) 蒙古尔语的语音特点	(61)
(四) 蒙古尔语的词汇特点	(68)
(五) 蒙古尔语的语法特点	(79)
八、 蒙古尔的姓和名	(89)

(一) 蒙古尔的姓·····	(89)
(二) 蒙古尔的名·····	(101)
(三) 古列延、阿寅勒·····	(104)
九、蒙古尔人的习俗·····	(111)
(一) 教育习俗·····	(111)
(二) 婚姻习俗·····	(115)
(三) 丧葬习俗·····	(122)
(四) 饮食习俗·····	(124)
(五) 服饰习俗·····	(126)
(六) 禁忌习俗·····	(129)
(七) 信仰习俗·····	(130)
(八) 礼节习俗·····	(133)
(九) 居住习俗·····	(134)
(十) 生产习俗·····	(136)
十、其他·····	(139)
(一) 蒙古尔土司之民族成分·····	(139)
(二) 关于五色鸟·····	(142)
(三) 民间文学·····	(148)
贰 蒙古尔民族的形成·····	(151)
一、唐代的阴山民族·····	(151)
(一) 室韦·····	(151)
(二) 吐谷浑·····	(153)
(三) 沙陀·····	(154)
(四) 沙陀之东山再起·····	(155)
(五) 阴山地区的民族融合·····	(156)
二、宋辽金时的阴山鞑靼·····	(157)

(一) 沙陀的消散与鞑靼的激增	(157)
(二) 契丹与鞑靼的战争	(160)
(三) 契丹与党项、回鹘的战争	(162)
三、鞑靼人进入西夏及河湟流域	(163)
(一) 西夏国有蒙古(鞑靼)人	(163)
(二) 山西五族投西夏	(164)
(三) 鞑靼步入青唐	(165)
四、元代开进河湟的蒙古人	(167)
(一) 克烈亦惕人亡入西夏	(167)
(二) 不颜昔班攻占甘凉	(168)
(三) 成吉思汗破西宁	(169)
(四) 阔端王驻扎甘凉	(170)
(五) 格日勒图驻扎索卜滩	(170)
(六) 元代的西平王府	(171)
(七) 奥鲁赤、驸马昌吉及速来蛮为蒙古人	(174)
(八) 脱欢流落河西	(177)
(九) 河湟流域驻屯的蒙古军	(178)
五、明清以后的蒙古尔	(180)
(一) 明代的蒙古尔	(180)
(二) 卜烟帖木儿散亡之众徙沙棠川东	(181)
(三) 明代蒙古尔的军事活动	(182)
(四) 清代的蒙古尔	(183)
附:	
(一) 注释	(185)
(二) 后记	(193)

壹 蒙古尔社会历史 若干问题的研究

一、蒙古尔人的分布

蒙古尔没有民族文字，汉文、藏文古籍中也很少有关于蒙古尔的记载，故要想把过去蒙古尔人的分布情况作一详细统计，那简直可谓煞费苦心，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

（一）明清时期蒙古尔人的分布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记录蒙古尔分布情况的资料要算《秦边纪略》。据学人研究，《秦边纪略》一书的著者是梁份，成书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按梁份所记，明清时期，蒙古尔人居住在黄河、湟水、浩门水流域的军事要塞，悉依山傍险，屯聚相保，自守甚严，莫敢犯其疆域者。现将《秦边纪略》所涉蒙古尔分布的资料略述于后。

河州卫，其民甚强，其土人（即蒙古尔，下同）甚盛。河州卫西南，内有二十四关，关东二十四族之番，杂土人、回回而居。西宁李土司所辖仅万人，祁土司所辖十数万人，其地土官吉、纳、阿、陈、辛等，所辖合万人。保安堡守备一人，马步兵一百二十八名，堡皆土人，无一汉人者。归德堡五谷俱产，城中皆土人，今堡设守备一员，所千户一员，兵皆土人。三川

盖孽牧地，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驿西至巴州三十里，驿为河州、西宁之大道，其东皆土人番族，语言不通，非河湟人则罕由之矣。巴州堡土人所居，东接古鄯，西通黑山，北临大通河，河山之水皆可导以灌田，土人自守，倍于兵民，汉人无居此者。巴州堡西二十里为黑山，黑山亦土人所居。下川口，东通沙井，北接红古，亦土人所居。上川口，土司李氏之所居，明初李南哥率众南归，使之招番讨叛，大有功绩，赐铁券虎头符，今其精锐土人，尚以万计。上川口西接虎刺害，亦土人耕种。老鸦城，庄浪之驿道也，汉土之所杂居。自老鸦而趋庄浪，则东北四十里有冰沟，冰沟土人咸植牧马。西宁之西川口，土司两祁之所居也，东西二祁所辖之土民，各号称十万。自威远镇至冰沟堡一百八十里，堡在小山之巔，为庄、湟必由之孔道，土人所居。曲先卫，以土人散西思为指挥，传至黑麻乱贡献不绝。庄浪卫，汉之允吾县，前凉之广武郡，其地狭，其山宽，其土瘠，兵民而外，鲁氏土司之人十万，所部精锐有三万余人。红崖沟在西宁北一百五十里，平戎驿北一百里，威远营东四十里，黑番尔阁隆（按：Karloug，克尔伦或怯绿连，蒙古人自称之一，清人识之有误）族住牧，纳夷人添巴，其族甚众，有居庄浪之西山连城者五百余家，皆为中国中马，不纳夷人添巴，居红崖沟者，其一派也。

根据《秦边纪略》所记推测，明清时期，蒙古尔的总人口在四十万以上，其后人口锐减。

（二）解放前夕蒙古尔人的分布

在河湟及浩门河流域，人口众多，势力强盛，勇敢强悍，曾为朱明王朝甘青边界的安宁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蒙古尔精锐，到了清末及民国年间，人口急剧下降。在居住格局上，从总体上

讲没有重大变化，但从局部看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动。原先住牧于上川口、下川口、河州、归德、老鸦等地的蒙古尔人无影无踪了，西宁西川口两祁土司各号称十万的蒙古尔人不见了。到解放初期，蒙古尔人相对集中在互助县、民和县、大通县、同仁县、乐都县和甘肃省的天祝、永登等县。究其蒙古尔居住地域上的变动和人口锐减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各点：

第一，蒙古尔劳动群众，由于受到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生产萎缩，田土荒芜，收入无几，民不聊生，他们为了生存下去，频繁地向着条件较为优越的耕牧地迁徙。据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青海省调查组的调查，互助五峰乡的陈姓蒙古尔人，是明代由湟中迁去的；丹麻乡哇麻的蒙古尔人是从纳林郭勒、岔儿沟、大小羊圈、吉家岭迁去的；松德的蒙古尔人是从甘肃省永登县的松山大滩、伏兰纳拉的土观庄迁去的；东沟大庄的胡姓、刁姓蒙古尔人是从甘肃省的羌鲜（羌水、鲜水）地方迁去的；五十乡的鲁姓，丹麻乡的鲁加，台子乡鲁子滩的蒙古尔人是从甘肃省永登县迁去的；衙门庄的蒙古尔人是从乐都县的水磨沟、互助的姚麻三庄、史家湾、纳林郭勒、大菜子沟、丰台沟迁去的；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乡的东家、桦林、柳家，原为哈拉直沟东桦六堡的蒙古尔人，后迁移到大通县了，他们仍然沿用桦林、柳家、松德、浪家等原来的庄名。互助县的蒙古尔人称大通县蒙古尔为西拉克·蒙古尔（Xulog monggol，意为边城以外的蒙古尔人），称天祝县的蒙古尔为恩吉拉克·蒙古尔（njilag monggol，意为祁连山以北的蒙古尔），称自己为昂拉克·蒙古尔（nanglag monggol，意为边城以内的蒙古尔）。频繁的迁徙，使一些地方原有的蒙古尔不见了，一些地方蒙古尔人口大增，而另一些地方，原来